

力群文学作品选集

野姑娘的故事

力群

YEGUNANG DE GUSHI

YEGUNANG DE GUSHI

YEGUNANG DE

YEGUNANG DE GUSHI

YEGUNANG DE GUSHI

YEGUNANG DE GUSHI



中国作家，我爱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鲁迅的小说；外国作家，我爱读果戈理和高尔基的作品。

力群

力群小传

力群原名郝丽春，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山西省灵石县郝家掌村。一九三一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九三三年二月与同学曹白等人组织进步美术团体“木铃木刻研究会”，同年九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十月十日因“木铃”事被捕入狱。一九三五年出狱后，继续从事木刻创作，并开始撰写文艺小品。木刻《采叶》、《鲁迅像》等通过曹白寄给鲁迅，受到鲁迅的指导与好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边搞木刻，边写散文、小说，在茅盾、胡风、周扬等人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一九四〇年初，到延安任晋艺美术系教员，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晋绥边区工作，任《晋绥人民画报》主编。

一九四九年在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到太原工作后，曾任山西省文联主任、山西省美协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北京工作，先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美术》杂志副主编、《版画》杂志主编等职。

五十年代出版有《木刻讲座》、《力群木刻选》、《力群美术论文选集》和《访问苏联画家》等书。八十年代出版有美术论文集《梅花香自苦寒来》和《力群版画选集》以及散文集《我的乐园》，《我的乐园》曾获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其版画曾多次在世界各国展出，并为英、法、苏、南斯拉夫等国家的陈列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

近年以更多精力从事国画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散文》、《黄河》等各报刊杂志发表，影响较大。现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小 说	1
野姑娘的故事	3
他们全开到前线去了	21
我和表兄	27
桃树庄的春天	36
一只野兔的悲剧	79
报告文学	
行军在吕梁山	95
塞家村——英妹讲述	101
绿色的治花泉	115
张侯拉访问记	128
散 文	135
微山湖	137
列宁格勒通讯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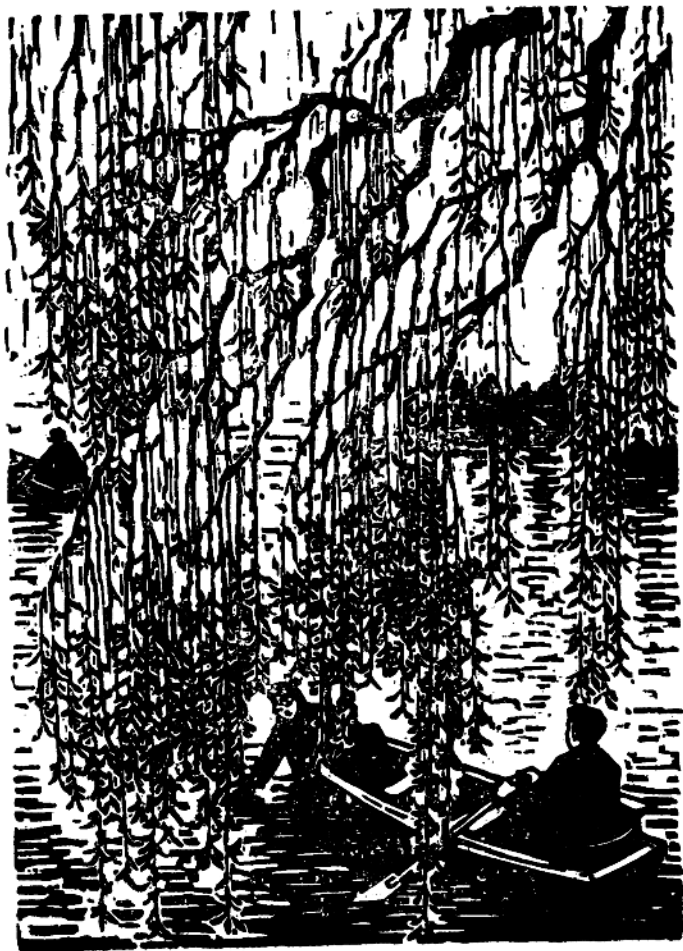
难忘的友情	148
不朽的遗容	154
春颂	157
新疆旅游散记	160
大兴安岭见闻	172
萤火虫	179
枯岭抒怀	181
我的乐园	186
我的奶妈和奶爹	218
我的第一位老师	224
官道的故事	231
忆西湖	234
我的母亲	237
马兰花	245
童年逝了，故乡永在	249
忆运河	254
青松赞	260
在赛场上	262
回忆录	265
怀念贺老总	267
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	272
怀念茅公	276
怀念江丰同志	283

怀念王式廓同志	291
怀念周总理	299
忆胡风先生	304
怀念叶洛同志	309
怀念夜明珠	316

力群文学作品索引	331
力群的生活道路及文学创作	337

小说

XIAOSHUO





野姑娘的故事

贵莲是一个没有妈妈的毛丫头。

爸爸是一个贫穷的庄稼汉，从他的祖先起就住在离城很远很远的闭塞的山村里，从来也没有个好脾气，从来也不笑，一辈子过着愚妄而又糊涂的生活。对于处理亡妻丢下的这个毛丫头，真还不如处理他田里的庄稼来的好。地租、高利、苛捐、杂税折磨得他喘不过气来。一有什么不高兴，他总是在贵莲身上出气，有时候就象打畜牲似的恶狠狠地打，有时候就冷冷地骂一句：

“她妈的，没有造化的东西！”

在我们山西，有这样一种迷信，说属羊的女人没造化，是克婆家的，生在初一十五的命硬，是克父母的。可是贵莲这毛丫头也就真够不争气了，她就不属牛不属马，偏偏的要属羊，而且迟不生早不生，她就偏偏的要生在五月初一。因此贵莲一落地就中了她爸爸的气。

她爸爸一听得婴孩的呱呱啼哭声，就站在门外问：“男孩？女孩？”等到里面说是女孩时，他就双眉一皱，摇摇头，接着就骂了一句：

“妈的，偏偏的是一个女的，真是没造化的东西！”

从那时起，就一直的骂着，好象看着贵莲总是不顺眼。

然而做妈妈的到底特别心疼儿女，为了这，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屡次地向爸爸抗议过：“你老是说没造化，没造化，那么你就把她摔死吧，谁教你这个贱婆娘给你生下这个烂B女儿呢！”

贵莲刚刚四岁的时候，她的妈妈从暑热的田里割麦回来，害着急性霍乱病死了。不巧的是这就更证实了贵莲这毛丫头的命硬。不是吗，她把她的妈妈都给克死了。因此，她的爸爸就更加厌恶她。

而贵莲呢，不知道是想妈妈呢，还是有什么不痛快，总是好哭，因此爸爸一看见就恶毒地骂着：

“妈的，简直是一只不吉利的老鸦，你还是死了吧！”

然而贵莲没有死，她是异常结实地活在这冰冷的无爱的生活中，象一个多余的东西似的。冬天她在破窑壁下晒太阳，夏天她在门前的大槐树下乘阴凉，很少和别的孩子们玩，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很知趣。

而且贵莲的爸爸也没有把贵莲送了人，为的是将来还可以卖一注钱。因此就象养活一头猪似的养活着贵莲了。

贵莲现在是失去了唯一爱护她的人了呵！这真是倒霉的事。妈妈在世的时候，她虽然算是带着一个不祥的灵魂的吧，但是头发总是梳得光光的，花布衫虽打补丁，可也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加以有一对大大的亮亮的眼睛，看去虽然说不上可爱吧，总不使人讨厌。可是自从妈妈死后呀，一来因为没有人看管，二来又因为爸爸的光景不好，贵莲就变得不象样子了，头发永远是乱蓬蓬的，里面还夹杂着飞土与毛

草，辫子是翘着的，象一条猪尾巴；面孔呢，是鼻涕涎水的；衣服是又脏又破。如果你走近些，就会看到大个的黑虱子在破绽中爬……。这，爸爸是从来不睬的。

这样的一个人不出色的毛丫头，谁见了能觉得顺眼，谁见了会不恶心呢？

生活这样的日子里，贵莲真是不幸透了，身上时常有伤痕，她怕人家看见，总是拼命地拿褙子遮盖着，可是伤痕呢，偏要从衣服的破败处露出来，好象和她故意捣乱似的。人们一看见就说：

“贵莲这毛丫头，总是不好，又教他爸爸给打了。”

“说吧，你又做了什么错事了？”有的问。可是贵莲低下头不开口。

第三个说：“听说是正月十五的早晨她打碎了个碗，他爸爸说：‘你早不打碎，晚不打碎，急过节，你急打碎……’大概是又给打了一顿。”

第四个说：“唉唉，贵莲也真是不争气，不吉利的，你为什么在这天打碗呢！”

第五个说：“唉唉，贵莲真是该死的丫头，初一生的，八字硬，把娘给活活地克死了，你看她还规矩点，又教爸爸给打了。”

第六个说：“贵莲硬得很呢，你看她爹那样地打她，她都从来不告饶，真是个好汉！”

人们一面鉴赏着她的伤痕，一面议论着，好似同情，又好似说她就应该挨打。有的还确实称赞了一番。而贵莲呢，也不知道是想起她妈妈了呢，还是想到她的伤痛了；终于从她的大大的亮眼睛里落下眼泪，拖着鼻涕涎水哭起来了。

于是一场议论这才闭幕，而我们的女主角也就带着哭声，拖着褴褛在西风里飞动着乱蓬蓬的头发走开了。

二

贵莲这毛丫头是长大起来了，现在人家叫她“野姑娘”。

这样的尊号是怎样得来的呢？打听了好久，有的说：因为她时常和男孩子们在一起玩，而且玩的百花百样，所以人家叫她“野姑娘”；有的却说贵莲倒是很规矩，只是因为时常帮助爸爸做饭种田，在山里打柴，很能干，所以人家叫她“野姑娘”；可是有的又说，完全是因为贵莲趂着两只大脚，穿着不男不女的一双大红鞋，东奔西跑的，全不象一个闺女，所以才被人家叫做“野姑娘”的。

这样多的说法，固然各有不同，但现在贵莲的被叫做“野姑娘”却是确实的，而且渐渐地传开去，左近邻村就全都知道了。

贵莲的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很生气，板起他那冷冰冰的脸孔，就又骂起来：

“妈的，这没造化的东西，真是个祸害！”

近年来，贵莲的爸爸的脾气，委实说是更坏了。脸上不但没有一丝的笑容，而且两眼也凹陷了，很阴沉。他近来已不大打贵莲了，可是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头，他以为近年来光景的不好，债务的繁多，讨不起老婆……不是由于地主老爷们对他的残酷剥削，而都是这个没造化的毛丫头的缘故。因此他就很想把贵莲早日卖一注钱打发掉。是的，说起来贵莲也不小了，现在是十六岁，别的人家的姑娘是十四、

五岁就要卖钱的。

“如果这没造化的东西离开我的家，也许我的光景会好起来的。”他想，“况且卖掉贵莲的钱，除还债外，也许还可以弄来个老婆的呢。”

然而事情并不是这么容易的，首先左近邻村就全都知道“野姑娘”这个大号，而且也知道她是属羊的，这对于贵莲的婚姻真是一个极大的损害，而且也许就不能多卖钱。加以贵莲这毛丫头，自妈妈死后，就谁也没有想到给她整理一下脚。

“要是稍微缠一下也就好了！”

她爸爸想着想着就懊恼起来，深恨自己没有早见。可是这也真是活该贵莲倒霉的事，结果她爸爸托了许多人给她寻婆家，总是一提到贵莲人家就都说：

“噢噢，你说的是‘野姑娘’吗？就是了，好是好的，只是人家都说她是个属羊的……”

“你先不要说这个吧，可是贵莲这姑娘真能干呢，里里外外都行，咱们庄稼人家用得着。”媒人给辩护着。

“唉唉！好是好的，就是太野，咱这人家驾驭不住，你看她爹就没有想到给整理一下脚，况且财礼也太大，一百二十元，谁能出起呢？……”

就这样的，说来说去，贵莲的婆家就是寻不到，不是嫌她是属羊的，就是嫌她脚太大，好象把贵莲当成一匹野马似的，缠了脚就大有办法了。

贵莲没有缠脚，这真是幸呢不幸呢？

现在，爸爸的计划好象是完全失败了，起先是冷冰冰的，很难堪，后来就更加愤恨贵莲，他恶狠狠地骂着：

“没有造化的东西，妈的，我要养活到你什么时候为尽呢，真是个祸害！”

起先贵莲低着头不响，可是后来也就难免抢白几句：

“你老是骂，谁教我妈把我生得属羊呢？谁……”不用说贵莲是一肚子的冤屈，一肚子的气了。但是，难道贵莲是多么难看的姑娘吗？不，你如果要以前几年的毛丫头来看她，那你算是错了，她现在出变得很不差，拖着的一条大辫子虽然有些黄，而且乱，那是因为她家寒买不起生发油，忙得顾不上梳理的缘故，可是你要是看她的脸蛋儿呀，首先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就够动人呢，眸子黑得象宝石一样，绯红的两颊，虽然不能和桃花的颜色相比，可是很够人耐看的呢！

如果要看她的身干，那是太结实了。这全不提，要紧的是贵莲这野姑娘真能干，会磨面，会缝衣，做了饭还得到地里去做活。村里头哪一个小伙子敢撩拨她一下呢，她可以和他撕打到底，骂到死。有一次邻村一个放羊的小伙子在山坡上瞧见她背柴回来，就撩拨地说：

“野姑娘，要是没人要你了，我就把你收拾下吧！”

“要死，你不想活了吗？他妈的，你这鬼东西……”野姑娘放下柴，把嚼着的野枣从口里吐出，一面骂着一面就抓起土块打起来，她跑得飞快，一直把敌手打退为止。

野姑娘是这样能干，这样活泼，然而就是寻不到婆家。加以她爸爸讨的财礼又大，这就更加难办起来了。

可是爸爸仍旧是一不顺气就骂着：“养活到你多少时候呢，你这没造化的祸害，大概是一辈子也没有人要了。”

野姑娘有一肚子的冤屈，一肚子的气，但是说不出来。她忍着，忍着，用了历史赋予她的伟大的忍从，她忍受着这

因袭的重压与残害。

三

给野姑娘找个婆家，真是一件困难的事。为了这，她爸爸又愁又急，况且近来村里面又有一些流言，说是野姑娘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怎么了，这可怎么办呢？女儿是一天天的长大了，如果要叫野姑娘自己去找吧，也许马上就找到她心爱的人了。可是这是她的爸爸绝对不答应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没有这规矩，所以就不能。况且还得卖一注大钱呢。

野姑娘始终是卖不掉，因此她的爸爸就始终是骂着，总归还是那一套，“养活到你多少时候呢？你这没造化的祸害。”

每天这样的噜苏着，贵莲也觉得真够烦透了。这样的从来就冷冰冰的家庭，生活得还有什么意味呢？因此贵莲也就不自觉地叹气起来：“他妈的，真是还不如死掉的好，活得太不象人样了！……”

其实是自妈妈死后，贵莲就没有一天活得象人样的，晚上睡在又脏又烂的败絮中，白天熬到死，一年到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粗茶淡饭，不是谷面窝窝头，就是荞麦黑面条，这全不提，谁叫爸爸是个穷庄稼汉呢。可是每天的受气，这就真够再也忍受不住，她想来想去也真快要寻死了。

然而我们的野姑娘没有寻死，她只是近来很闷气，她时常到门外去呆站许多时候，默无声地俯视着旷野，好象有无限的话要向深秋的树林和金色的野草诉说似的。有时候也就暗暗地哭泣，她的大大的亮眼睛也差不多哭得快要失掉光彩了。

说也奇怪，就在这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打起仗来了，打呀打的，今天说是东洋鬼子打到太原了，明天又说是打到汾阳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野姑娘和她的爸爸全一样，就是闾村的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象装在鼓里头似的，一点也弄不清。真的，住在这样的闭塞的山村里，人们能够知道些什么呢？

只是雪亮的飞机时常从天空过，一听到呜呜的声音，野姑娘手里拿着饭勺也要跑出来看，一直仰着头，细起她的太眼睛看着，飞机在太阳光里闪着银光，发着呜呜的声音从云丛中穿过去了，她才回去。“真是太奇怪了，人能够在天上飞。”她想。这时她还不知道是敌人的飞机，而且会丢炸弹呢。

就在这个时候，村里头也就开始有军队经过了，有旧军，也有新军^①，带着洋枪，带着洋炮，还有一群一群的骡马，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们都带着惊奇的眼光看着，姑娘和媳妇们都躲起来了。

可是这些军队来了就要吃要喝的，有的时候也给老百姓们讲演，飞着拳头溅着唾沫地说：

“……这是强盗来了，来了就强奸大姑娘，杀人放火，抢掠你们的银钱，抢掠你们的牛马。大家听着，只有男男女女老少少一起起来才有办法，你们要起来帮助军队呀！帮助军队才能打走日本强盗呀！……”

在这样的听讲的人堆里，起先只有男人听，但后来也就出现了野姑娘的影子了，她张着口，瞪着又大又亮的眼睛在那里出神。

有时候野姑娘也给路过的大兵们做饭，这真是没有办法